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註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曰桓仲子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弑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

書王元年書王以天道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桓公弑其親之臯而立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

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難而推戴其君

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

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好以自固因鄭伯

歸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好以自固因鄭伯

志所垂深地鄭伯以璧假許田邑許者在周之畿內

而近於鄭田者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
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莊公
因是先王以加璧以請之田蓋其孫為朝宿之矣書曰假
也璧以喪其田故以為國惡諱易言假以邑而桓公受
深臯之內以諱為賤蓋大惡然後諱也夏四月丁
未公及鄭伯盟于越人越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也鄭
重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交自安是以為越之秋大
盟故書及言內之志也交賤之以見其惡
水蓋陰盛惡逆之非常則感也害廣冬十月
二年春王桓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
其時未能即治于今猶望王室舉九伐之討正王法
故桓二年書王正月今猶望王室舉九伐之討正王法
也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初
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
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鄭與夷既立而鄭

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立憚孔父故先
攻殺孔父正色而義形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曰者孔父正色而義形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君者故所以著其節也滕子來朝今滕隱二十一年乃降爵
稱子春秋以不輕貶絕朝弑逆之人特貶之也春秋於
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朝弑逆之人特貶之也春秋於
亂三綱之卑者則黜之故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則
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則
之始稱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三月公會齊侯陳
日之稱子桓也胡氏論之詳矣後三月公會齊侯陳
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凡會未有言其所以為者此
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今有筆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亂不有奉天討其禮物
臣之舉如隱四年之亂若四國之亂不有奉天討其禮物
裁隱方以類合三年之黨惡謀以賄亂之相與定公桓
馮于宋立華督而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成武遂康之
反易天常者得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成武遂康之

澤幾於滅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夏四月取
所為作故直書成亂以深著四國之名杜氏曰濟
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城武縣東南有北郛
城郛大鼎強致之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
不受而強致之也齊陳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
外成大鼎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
弗受也為秋七月紀侯來朝左氏作紀侯來朝而
魯穀梁傳桓不名其君外成子之亂已即事而
朝之惡之也桓不名其君外成子之亂已即事而
也左氏曰杞侯來朝不名其君外成子之亂已即事而
侯歸乃謀伐之侯來朝不名其君外成子之亂已即事而
地○始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
告滕文公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
所以不九月入杞則止云入某師少稱人公及戎
盟于唐唐修隱二年盟冬公至自唐會盟歸必告廟

用牲而飲福史因記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
祖之意同春秋因史策之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
削隱公十一年間其出疆盟會廟之禮也今桓公
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疆盟會廟之禮也今桓公
盟戎與盟越會桓公之彼初所與盟而此獨記其
程子曰危盟之也桓公之彼初所與盟而此獨記其
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中國既不知義
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
狄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之主魯向乃欲救之討魯君
乎愚謂聖人也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極救之
心况桓公之編正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或人之或生之名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意一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知
三年春正月三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君而
舉殘執之典鄰國不聞請討之魯義不戴天之
臣子反事鄰國不聞請討之魯義不戴天之
憚人之大倫與矣王之失政而不書也見公會齊
桓無王之而大倫與矣王之失政而不書也見公會齊

侯于羸羸齊地所謂羸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
齊侯會而為昏非禮也愚按亂臣夏齊侯衛侯晉
命于蒲劉氏曰晉命者相帥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
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
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愚謂東遷以來王之
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忝離之作已可見
矣隱公而降中國絲禁蒯楚僭橫莫有任中國之
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子今欲專之於已遂
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於已遂
創見必求勢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
不以為異然後疆者乃敢專之故蒲之天下耳目而
桓非命伯而專征之始也此命不行諸侯以特力假
仁者為政於天下蓋基於此春秋所以紀特力假
謹之六月公會紀侯于郕從左公穀梁紀作把今姑
也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會也鄭秋七月壬辰朔
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抗會也鄭秋七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既先儒者曰光滅盡也日食盡為異尤大
師射王之食既故公子翬如齊逆女賊在隱世君之
太師乃書公食既公子翬如齊逆女賊在隱世君之
今乃書公食既公子翬如齊逆女賊在隱世君之
弒隱公乃昏于齊以三命也或曰桓之黨也君臣同
惡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地謹魯
者送父不齊下堂其母不出祭門聖人制禮不可過不
可桓之出齊不為親迎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故
魯桓之出齊不為親迎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故
僖公之送桓公之親會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故
之始春秋所以夫人姜氏至自齊人不言者公已受夫
姜氏于謹也防閑於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胡
氏曰不能防閑於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胡
治于未亂一不可不謹也愚按春秋詳書于策以微制
昏嫺之際一不可不謹也愚按春秋詳書于策以微制
而正其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義致夫而終無以策正身
家也義致夫而終無以策正身

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春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
特書十八年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
事書于策以著桓公之臯憫魯國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遂以狩田是也春舉禮所謂

狩當用夏時之仲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
不書而此特書以于冬即非其地則正也凡國之時常事
自有常處節之原圖秦四時之圓皆擇山林翳密之
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圓皆擇山林翳密之
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公心即地則啓祀害民
物蹂踐苗麥之愆足以見桓公之心不在民而志於
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所以特書而譏之也春秋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大王桓王也宰位六卿也渠長而名之糾名也天子
之大夫桓王不名糾位六卿也渠長而名之糾名也天子
聘魯桓是而寵莫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糾名也天子
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裁成之職教典庸禮命德
討臯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教典庸禮命德

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年四十年之必具天時王月以
見天之所以成此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
乎其中則天地之反使冢宰聘今魯桓有君之職
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今魯桓有君之職
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將變為禽獸故失
今年關秋冬於冢宰聘魯桓之類後以見天地之失
其收載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
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由以作而聖人尤致其
謹嚴以示大法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渾脫此已丑陳侯鮑卒侯鮑

卒於陳亂陳公子夏齊侯鄭伯如紀偽朝于紀伯
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子夏齊侯鄭伯如紀偽朝于紀伯
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
盜賊之惡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惡其懷
以柳彊暴惡初齊僖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
者蓋吞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防
年惡曹之盟二十年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防

入郊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卒不能止齊鄭之後紀侯
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之後紀侯
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鄆入於疆暴者二君之然後
快于春秋故詳其相與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曰
居多所以深誅之也與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曰
之迹弱也公羊曰譏父老賊又困仍叔已老而子
桓王頻遣使聘魯以寵亂賊又困仍叔已老而子
代任事故書以譏不親有德又法著周室衰亂
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法著周室衰亂
也之由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初鄭莊公怨王為平無之故王欲以政與
於鄭伯使莊公子忽為質於周平王崩此六年將
昇號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未交惡始此六年將
伯朝王奪鄭伯禮焉八年號朝王以父諸侯卿士于周
今朝王奪鄭伯禮焉八年號朝王以父諸侯卿士于周
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春秋射以中人書而左不
稱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射以中人書而左不

稱天子蓋入春秋以來而諸侯未嘗與兵伐諸侯今一
旦魯桓則心所謂今桓王以勇義忿奪鄭伯而真足以
服諸侯下之而大姦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
諸侯伐之而大姦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
屢聘焉其失天不節加於身而五靈至此竭矣
故於抗拒祝王不節加於身而五靈至此竭矣
宋人陳人蔡人十人伐衛文公七年書晉公會齊人
鄭人伐宋宣公十年書晉文公七年書晉公會齊人
三滕人薛人杞人宋人衛人曹人莒人邾人
人滕人薛人杞人宋人衛人曹人莒人邾人
亂稽天討致王之法不行也鄭伯敗王師而不用貴治
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用貴治
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能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
狄不書戰夷狄於諸侯不能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
道之失也聖人游於此不能編經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
意無不具所謂游於此不能編經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
季祭有常祀左氏所謂龍天為百穀所膏雨此春
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謂祭龍天為百穀所膏雨此春

秋以爲常事不書者至以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曠則
因旱而舉故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之大者
諸侯天子禮樂內山川及百神耳今魯以周公故
得用天子禮樂享及上川尊周成故特書大享以
志其僭禮也程子曰成王尊周成故賜魯祭得
郊禘大享諸侯享于境內山川耳成王賜魯祭得
之受皆失道也故天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歲失道也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過旱
災而享則書臨江劉氏曰見其非禮且有天子諸侯
因事而書臨江劉氏曰見其非禮且有天子諸侯
古以禮樂未成者改爲說者曰成王亦謹於禮魯以
天子禮樂成者改爲說者曰成王亦謹於禮魯以
者魯惠公止之使宰請郊廟始爲禮於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使宰請郊廟始爲禮於天子使史角
世魯已按程子則惠公奚請惠公之禮請始由平王以
下乎今出始存蝻程子曰蝗曰蝗也既旱冬州公如曹
未以所出始存蝻程子曰蝗曰蝗也既旱冬州公如曹
之稱公與祭公同則蝗必畿內之書矣旱冬州公如曹
州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內之書矣旱冬州公如曹
左氏稱公與祭公同則蝗必畿內之書矣旱冬州公如曹

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
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曹姬姓不
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爲曹國漢屬
濟陰郡在唐爲曹州今定陶爲曹國漢屬
六年春正月寔來子淳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
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復國而略之也按夏四月
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按夏四月
公會紀侯于成此紀來二謀齊難公往會之成魯地
音秋八月壬午大閱時大閱天子之六月事非諸侯之
禮失時僭禮故書以譏之不素豈所以無時而爲之
動也時僭禮故書以譏之不素豈所以無時而爲之
不講武非公懼節畏齊也蔡人殺陳佗出也故蔡人
國講武非公懼節畏齊也蔡人殺陳佗出也故蔡人
殺五父而立之以爲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先王
年而國人不以爲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先王
之澤未泯人心之爲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先王
君佗而殺佗立厲公正程子猶存蔡人雖以私殺之而不

春秋討書之亂臣賊子之法例見殺賊者衆人之無所容也
於扶天地之綱也問所九月丁卯子同生禮舉之大接以生之
牢申士負之曰同蓋適夫公與之長子備用大子問之名
禮分其物采等襄春秋於此初舉私愛之法所在不能行始
明也其不稱世子未命於天子也息亂冬紀侯來朝
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於天子也息亂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天子成于齊公告不輯人程子曰紀侯不能
能欲保其國宜也桓不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焚見其廣之甚譏淫獵
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據杜氏註在
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桓
公弑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遠桓

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反面事讎滅同姓
以孤本根之亂天道殺其親則正之冢宰見下聘則天
繼朝桓逆之亂天道殺其親則正之冢宰見下聘則天
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冢宰見下聘則天
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於哀公而請討
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去於哀公而請討
今穀鄧遠朝則天下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邦
去秋冬見諸侯之天下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邦
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巳卯烝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祭之月
先錄此以見其瀆于祭天王使家父來聘子大夫天
祀弗欽之端見於始矣祭天王使家父來聘子大夫天
家氏父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
氏家氏世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
執立未嘗朝之觀而甚也夏五月丁丑烝不書此何常事
屢聘之失道之甚也夏五月丁丑烝不書此何常事
敬而向譏爾亟也正月則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祭也

前烝為不備秋伐邾也微者冬十月雨雪程子曰建

也黷亂甚矣秋伐邾也微者冬十月雨雪程子曰建

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在天子之稱女三今紀

季姜在國稱王后存者王命之則成所以於列國

用見王命之重而存者王命之則成所以於列國

事公羊傳曰大夫無遂儀此其言遂何成乎逆

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儀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

矣愚按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

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

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

道哉故書若祭公逆之私行而配以逆后為遂事以深

之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桓諸侯之女行唯王姓

書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

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劉氏傳自紀

歸者言之於王雖有命未見大宗廟則不敢處也天子

處恭也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宗廟者何不敢處也天子

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胡氏曰不夏四月秋七

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

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不能行朝魯有

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已行朝禮於魯凡為尊也今

不中門坐不主與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

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居

姦邪窺伺之端而令棄國忘父之事望諸侯以朝魯

桓夫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於義無一可者春

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之例射姑

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

父子之悖人倫且忘

其國家之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也胡氏曰桓無王今復書者十盈數

必奔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

人矣十年書王紀常見誅於天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挑

衛地杜氏曰公與衛侯為會期中背桓公更與齊
鄭故公獨往而不遇愚按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
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挑丘耳春秋
為國諱耻故言至挑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
也辭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齊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為其班
魯以周班後鄭程子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
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
來戰者外此為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
謂為志乎此戰是也愚謂此義施於戰而為王者
皆民之通矣謹按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
殘年即之重極惡足以三國來戰言齊之蓋魯桓之當討
固有大事爭直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既不以
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
無辭而伐有辭則臯在三國不容私反常例以明
之戰故示外有臯則為異其辭嚴專臯三國特書其
來戰以今年之書其則為異其辭嚴專臯三國特書其

夏所不能與者學者反復於此則所謂史外
傳心之要典可得而識矣不言敗為內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胡氏

者盟會不志凡志必君與貴大夫所為也惡曹之
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與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

怨固黨為此盟故前書爵而以來夏五月癸未鄭
戰著臯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

祭仲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為世子宋雍氏納女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馮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宋公不書爵而稱人

以其狗也夫死難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
庶貶之也死難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

背先君之命而歸于鄭則祭仲之臯見矣突歸于
仲也觀下書突歸于鄭則祭仲之臯見矣突歸于

鄭鄭忽出奔衛突命而篡國也臯其忽以庶孽違先君

煩盟瀆信祗以長亂王法丙戌衛侯晉卒泰山孫
之盟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言丙戌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曰兵爭
羨文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憤者敗魯桓則
恨此役是也鄭突籍宋之力以纂國宋人責賂則
突反之而結魯桓為突之比與宋會盟及宋辭平魯
不反已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臯魯
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不言魯鄭與宋亟爭尋
常殘民暴骨兩臯之也言魯鄭與宋亟爭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趙氏曰
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
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三國之師而遇齊以
無道加於已必死引咎責躬禮義能伸論之者今紀
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小國之勝禍則紀首
况不如是援者乃裁君之賊篡國之國人之勝禍則紀首
紀首也

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此春秋主紀之旨也衛
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衄蓋此即朔與
兄及壽爭國者志於帥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
直書惡自見矣戰稱於帥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
重象三月葬衛宣公葬怨不廢義也其夏大水盛陰
也
災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厲公也與比年

故求來好而無冰常燠也二月之日鑿冰冲冲乃周
桓往會之不能成物之災胡氏夏五關文月字鄭伯使
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胡氏夏五關文月字鄭伯使
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夏五關文月字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申固要約稱其弟語又使語來蒞盟以
使之交政失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之御廩者棗盛乙
友弟之交義
亥嘗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壬申有御廩災之
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過災而懼未

可以六月未當時祭祖考况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
嘗祭乎以是觀之則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特書壬申
師廩災乙亥嘗不以責其奉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
宗廟之不誠且不敢也
祿父卒○宋人以齊人祭人衛人陳人伐鄭人傳以宋
諸侯伐鄭報宋之緣歸為盧渠門之椽以大達行其意也
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渠門之椽以者行其意也
與突賴宋之桓平之入篡國歸而背其路宋人因此
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行其意且志見四伐
積其忿怒乞師於齊蔡陳衛以寵而行其意蓋師雖四
國之賦而其師以死生惟宋人不同故春秋於平日諸
侯各帥其師以代人之者又不同故春秋於平日諸
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而王四制兵無不殘破以遲
宋人之忿夫國以師為本而王制兵無不殘破以遲
宋不反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遲志聖人
以世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遲志聖人

所惡盖有甚於樓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
特書曰以以見鄭與四國之舉不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古者諸侯
服以庸盖王所得而私為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
莖非諸侯所得而私為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
於列國乎天子之畿內有以千里祖賦所入足以待
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千里祖賦所入足以待
越禮以邦國之下違法而共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
賄道於邦國其失自微非下故特書於天下使
冢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
自取辱命之三月乙未天王崩也桓王夏四月巳巳
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傳祭仲專鄭伯
患祭仲使其壻殺雍
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奔蔡○告祭仲祭仲殺雍
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聖人之祭仲殺雍
位盖天子至尊而諸侯皆能以朝諸侯論伯夷柳下惠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論伯夷柳下惠

植若此罰之徒則所謂亂不加於貴賤尊卑憎然也秋
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別都也○翟縣今屬公因櫟人
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一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
子亶十一年齊人殺子亶鄭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
厲公莊十四年鄭傳瑕殺鄭子及楚子度而納厲公
國末大而必折尾元大不掉昭君所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
鄭伯突入于櫟而自耦國既入于壘儀之則鄭國之不書
者書櫟所以見大而都耦國既入于壘儀之則鄭國之不書
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所以異特書入于櫟而
略其於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為國者
必明於禮又指以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邑無百雉
紀此春秋所以見忽壘儀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
為簡嚴之書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于哀伐鄭相哀公羊作俊○傳會于哀謀伐鄭將納突

也弗克而昭公還穀梁傳地而非後伐疑亂也非其疑也
胡氏曰昭公之與突非和正亦明矣然昭公雖
正才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鄭櫟以微弱厲公雖
其才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鄭櫟以微弱厲公雖
不顧是非而計其疆弱始疑於輔正日以盛厲公雖
毅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
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
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謹按魯桓宋莊衛朔皆以
不正在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濕火就燥之意獨
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鄭也
於此又邀蔡而與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
侯伐鄭杜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
為先致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突善結諸侯故皆
為之致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突善結諸侯故皆
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與魯與宋自冬及夏悉
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魯與宋自冬及夏悉

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
直書以見當時王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之恣橫恃
其疆禦陵暴寡弱可畏不如與齊桓文之與而秋七
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秋七
月公至自伐鄭正孫氏曰助篡奪冬城向
九月不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於夷姜生急子
時也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姜與公子取之朔構急子公
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之國則可使行不可
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使行不可
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殺盜殺之急子故怨惠公
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殺之急子故怨惠公
十○公羊傳衛侯朔何公以名絕曷為絕得臯于公奔
齊○公羊傳衛侯朔何公以名絕曷為絕得臯于公奔
子也○愚按朔立已五年討而後二子不能獨逐之必
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不能獨逐之必
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國命絕之故說其志
必有所傳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說其志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且謀衛按公以釋憾又朔得臯于齊師以益其怨
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臯于齊師以益其怨
之一動而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趙左氏
失也黃齊地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趙左氏
會公毅並作公及高郵孫氏曰欲與之盟耳此當
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曰欲與之盟耳此當
以及字為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闕文
定趙魯地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闕文
諱敗舉其不可道者也今按不書敗也六月丁丑蔡
者以背盟與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不書敗也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也桓侯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何
召蔡季子封人無子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何
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也若季者無道心故稱字
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去權也若季者無道心故稱字
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去權也若季者無道心故稱字
者也不亂力足以得國而去權也若季者無道心故稱字

善以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宗國聞召即歸
能遠禍於未無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
秋傳得之劉氏癸巳葬蔡桓侯左陸氏按諸史皆謚
為侯經告王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侯
史因謚而紀王之故特書之曰稱爵禮也稱公曰蓋
賢請謚於王也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曰蓋蔡季之
爵者誅之於天子者誅也稱天子者誅於諸侯天子者
也賤者誅之於天子者誅也稱天子者誅於諸侯天子者
卒王誅於大夫及宋人衛人伐邾而桓公春與齊盟既
並見於一君及宋人衛人伐邾而桓公春與齊盟既
棄如弊屣蓋其為中人反顧前日好亂不詔神而佳兵人
理滅矣宜其不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失不書也
年見殺於齊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高郵孫氏曰正月有食之失不書也
當見誅於其死不見當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行遂與姜
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
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姜如齊侯
通焉公諱之也以告齊侯齊侯不言及而言與者夫
人也所與行會禮也如齊侯不言及而言與者夫
也所以猶見夫匹夫匹婦不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
氏以為猶見夫匹夫匹婦不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
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識
即見其違男女從之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識
矣此聖人謹禮於微慮患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於早之聖人意不可不察也
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殺之彭生乘公薨
于車公羊曰丙子齊侯饗公使公殺之彭生乘公薨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寧居彭生除之齊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禮成而
彭生春秋書魯則不見容不書其地而內則不齊
以存其實在魯則不見容不書其地而內則不齊
特異者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雖不齊而明年
書夫人者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雖不齊而明年

綱得春秋王姬歸于齊之夫姬來而書歸著至別於魯

忘親釋仇主婚而禮也逆見於京師築館于外不

齊師遷紀邠郚郚杜氏曰邠在東莞臨朐縣東南

地齊圖紀久矣今欲滅紀三邑其民之不服者迫遷

至是紀其地而實不足以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也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者其曰邾

於越熱未詳孰是○莊公之立寢苦於命將帥莫先於

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舍是而命將帥莫先於

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與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

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

成異日子般閔公篡殺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胡氏曰魯見弑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辨慶父不

辨也豈秋七月齊王姬卒禮之禮魯檀弓曰齊王姬

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之舍不共載天之王姬比

內女而書卒禮之常也至於不共載天之王姬比而

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繼而

可謂大夫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不此章特書屢書

滅天理之不殺所以謂其逆也倫冬十有二月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禚齊地也趙氏曰姜氏齊侯

惡著矣亦所以病國也曰君子可制之母乎夫死從

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

也事不能正刑以督國車馬僕從莫不命夫誠敬

使爾愚按春秋孔子則之刑威命之觀春秋書法如

之使爾愚按春秋孔子則之刑威命之觀春秋書法如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同伐不氏與無駭挾

命將出師會仇讎納衛君矣夏四月葬宋莊公○五

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夫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

月葬桓王劉氏曰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葬桓王

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

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賻葬之禮諸侯莫之或

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

葬周室之室也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公復之制自舜二

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桓王之禮於此而葬者必漢文

之短喪而巳先亡矣今桓王至七年而葬者必漢文

之喪以待諸侯之不書公如人又聞不喪期不葬者必漢文

桓王之葬也同執畢至王之禮既不復行於後世惟

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禮既不復行於後世惟

命康王之既誥作春秋而於此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

衰見矣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弟季紀侯之弟諸侯之

元年又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

季以鄆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

作強廟吞并無道肆行廟小國不能按政異辭下敵以

存宗廟至於春秋所以先王之紀建國而宗祀之存反

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先王之紀建國而宗祀之存反

其難也蓋冬公次于滑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于

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滑今在滑州蓋鄭

地也○公以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滑今在滑州蓋鄭

其力終不能救故紀之師于滑將以鄭之離尚忘之

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離尚忘之

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書於父之離尚忘之

次于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丘魯地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

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象不出門闕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之道也於漢丘有言淫亂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
般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變為十餘年卒至於子
家訓之始三月紀伯姬卒其言卒外也夫不卒此
垂訓遠矣三月紀伯姬卒其言卒外也夫不卒此
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
其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
大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夏齊侯
伯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夏齊侯
陳侯鄭伯遇于垂謀取紀也垂紀侯大去其國不紀侯
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也胡氏曰齊難大去者離其
氏社之守而不反之詞也胡氏曰齊難大去者離其
是以異於歸地之君而紀侯卒明其去而不存是
以書叔姬歸鄆而不自桓五年書齊節如紀以至元
矣愚按紀之末存桓五年書齊節如紀以至元
年三深有漸而卒成於陵今也一備書以見齊節圖
紀失然其困於強暴之陵迫也宗廟於其弟而後
無失然其困於強暴之陵迫也宗廟於其弟而後

去之故特書大去而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六月
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欲滅紀雖其夫尚存
大矣尚以禮葬其夫人而君子以謂豺狼之行而為
婦人之仁加刀於人而以手撫之豺狼之行而為
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與公羊傳公不當
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與公羊傳公不當
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後此皆通
事於齊而獨於此譏者讎其也公前此後此皆通
之卑俱重不可勝譏而其餘莫重乎與
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莫重乎與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齊侯在焉
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刺也行往秋鄭犂來來
來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刺也行往秋鄭犂來來
朝也杜氏曰其後數從齊桓○鄭附庸國即小邾
小邾曰夷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鄭城犂來名也常山
劉氏曰夷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鄭城犂來名也常山

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愚按宋仲幾曰滕薛
卿吾後也則卿為宋之附庸非夷狄也不得與邾
儀父同稱字者劉氏以為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
未成國謂之卿其或然與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
蔡人伐衛納惠公也齊魯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王人公穀作也三月

突字也救衛者奉天王之命存黔牟而拒朔也朔
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救之

春秋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九伐之法者惟夏

六月衛侯朔入于衛逆之臯也聖人特人伐突同篡

侯於先又褒子突於後正名於此以示衛侯朔之當熱

國則閔暴行之齊桓始霸然後諸侯明者為一如向哉

二年間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盛衰也秋公至自伐

衛宋衛皆與至自唐意同王誅若行齊魯螟○冬齊

人來歸衛俘二傳作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

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而分於黨惡助亂之貨寶

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貨寶

文姜以心為元惡大煎有王者則必首誅之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遠也杜氏曰

齊侯之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實○恒星經星也經星不

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曆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

微蓋時無雲日光不昏沒如雨雪者言衆多不可
為數也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克
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始擅權賊莽居攝
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
此天示象於上而秋大水姜宣淫陰盛不制之蓋文
人事之必應者也

感無麥苗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也

大書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梁傳穀梁氏會齊侯于穀

州東阿縣○文姜元年以臯孫于齊後復宣淫自

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故荀載驅錄於齊後復宣淫自

衛先王之奔○後墻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事謂

之變風夫其子曰魯衛末政之兄弟也○蓋不相特也周公康

慶父亂魯齊幾取之○齊與衛滅同時聖人剛而存夫

於春秋不錄魯詩而齊詩及滅魯事者不剛而存夫

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一化○軌轍詩易春

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化軌轍詩易春

秋之旨蓋相為表裏○敗家之禍同

學者不可不以不考也○敗家之禍同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外次而止于

信宿侯者杜氏以為待陳蔡同伐也○不由王命

妾與師衆又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不由王命

次書侯也○甲午治兵與公羊治作祠○又次于外而

深責之也○甲午治兵與公羊治作祠○又次于外而

伍逃亡之患故申明兵之約○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

出逃亡之患故申明兵之約○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

書曰治兵也治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羊成公

成○陳蔡不降于齊圍郕師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羊成公

也

大

州

二

衛

之

慶

於

二

秋

學

八

信

妾

次

次

深

伍

出

成

者

例君將不言帥師則以君為重也今公親將其及
還皆不稱公不書公則至重也輕舉大喪妄動久
不書公以勞民毒其至是師重之權故也冬十有一月
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州公孫也不書於此後與
稱氏從同也○齊侯使連稱管至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及瓜而代期成連稱不孫無知之有寵
於僖公衣僖公之秩如適襄公仲生二孫因之以作
亂而出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
公而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之階下遂入門殺
孟陽于沐曰非君也見不類以禍之本言于戶下遂
配而積漸於魯桓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以無
抗王伐衛殺魯桓公之色荒禽荒之惡比積不以無
發蕭牆身身殲賊手考其積不善之惡比積不以無
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君之惡比積不以無
死不償責者死而或不書逢君之不氏亦無駭挾之謂
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今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
凡弒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殺之公及齊大夫盟
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公及齊大夫盟
于既亭今沂州承暨杜氏曰既魯地琅邪繒縣有既
君卿大夫總已以聽政也稱大夫蓋以其任一國
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
書大夫而為之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約蓋齊
君見弒而施德焉聖人絕其德厚矣然忘不共戴
天之怨而納糾不待聖人絕其德而見繫夏公伐齊納
糾齊小白入于齊義左氏曰今定本有子糾今從公毅按正
古本亦作納糾○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
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糾
與糾之不正否程子論之詳矣糾
所奉又正故特書納糾以卑之糾
命也糾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糾
無王也糾八月庚申糾

以責魯手胡氏曰文告勝不脩疆場無備德已衰矣
况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
已亂寡怨二月公侵宋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
所以召討之師也胡氏曰凡師三月宋人遷宿穀
聲卑致討曰伐替師掠境曰侵三月宋人遷宿穀
傳遷亡詞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曰遷而取
其地故異於邢遷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而以
往其義猶有所難則王澤之未夏六月齊師宋
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夏六月齊師宋
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今齊興仁府
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今齊興仁府
還自雩門竊出象臯比而先犯之可敗也宋必
名所伐欲窺利乘便快攻取之國揚兵駐師而
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覆秋九
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故號
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周成楚之故號也

繹于丹陽今江陵府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
漢東諸侯其國始大潛號稱王也今其子熊賁始敗
蔡浸過蔡侯弗實息侯怒使謂楚文王娶焉曰息
將歸過蔡蔡侯弗實息侯怒使謂楚文王娶焉曰息
吾求人及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
不稱人及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
名獻舞責其不死於此見王政不行之諸侯不名
名之則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之諸侯不名
國楚自此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冬十月齊師
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冬十月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侯譚之出也過譚不禮焉及其入
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東齊師滅譚不禮焉及其入
搜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滅譚者夷其社
反面事繼桓方有志尊王之望也書出國已滅無所
出也齊桓為盛私憾覆滅小國其臯大矣薛氏曰
興滅繼絕而為盛私憾覆滅小國其臯大矣薛氏曰
五霸桓公為盛私憾覆滅小國其臯大矣薛氏曰
建侯所以不肆威也再宜哉
之徒所以不肆威也再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鄆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宋師役故再至再敗公禦之宋

及其國亦困於兵矣秋宋大水微之外災也蓋陰盛陽

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淫

雨害於宋盛若之何不見其猶存而廢禮與諸侯

災又以為君憂命之辱見其猶存而廢禮與諸侯

雖弔主為臯已之辭其古意之猶存而廢禮與諸侯

以斬萬文豈足以董氏謂出災害以謹告之敬而一

者春秋存災冬王姬歸于齊齊侯來逆三王姬即

異可不察哉冬王姬歸于齊齊侯來逆三王姬即

是也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之無仇已

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以故所以雖齊侯之無來逆

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雖下嫁曾

無異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服不繫其夫雖下嫁曾

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一婦之於道乃三綱所繫不

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婦之於道乃三綱所繫不

焉若此可以觀抑揚而得乎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叔姬伯七年歸

于紀者紀侯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

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乘丘之後

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古欵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

中數月在側萬曰甚矣宋人請之淑且美也夫與閔公搏

宜為君者獨魯侯之美耳閔公於此婦人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趨而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也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諸而遇大宰督于東宮之

西又殺之仇牧遇弒君之賊不畏強禦死於其難
故書及以壯之華督亦弒君亂臣身為元惡死不
償責固不冬十月宋萬出奔陳羣萬弒君而立子游
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
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萬于
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亦奔衛南宮萬于陳以
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
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曰宋萬出奔陳者歸
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臯已大
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
猪焉之意何如此陳所以當服黨惡之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殺梁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
宋亂今按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
諸侯之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合諸侯于邾會以
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而使諸侯來會命
朝聘之數使諸侯之事大夫聽命故鄭伯之外齊宋
衛邾皆稱人始公之故夫與東遷以鄭伯之政不行

下逮隱桓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
之不可復見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強暴蓋
已矣桓公入國已四年因宋亂陳蔡邾之亂受命
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之亂受命
天初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就下矣桓公自失幾會於
天陳而自翕然宗之不見待今桓公自失幾會於
六月齊人滅遂遂杜氏曰在濟北蛇丘縣傳齊人
詳矣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秋七月○冬公
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隱之為假也秋七月○冬公
會齊侯盟于柯柯今鄆州東阿縣莊公自齊桓入
軍政以圖霸魯有不見伐之譚遂至此魯平齊桓
亦知魯未可取故不以伐之譚遂至此魯平齊桓
子之蓋魯人知桓公圖霸因盟以求地齊亦載曹
求諸侯之蓋魯人知桓公圖霸因盟以求地齊亦載曹
言之已過其實戰國之屈意和魯皆增益之
耳亦足以見桓公之國之屈意和魯皆增益之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將卑師少曰人

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喪也其賦於諸侯

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

之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愚按

伐宋同陳曹皆宋之鄰也夏單伯會伐宋元單伯見

王姬註魯大夫之貴者命上卿率師往會示從霸

未從其後故因齊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示從霸

亂賊伐無臯矣故書會伐而不異於鞏會宋殤黨秋

七月荆入蔡楚傳蔡哀侯為莘故譽息媯以語楚子

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對曰吾一婦

息遂伐蔡而入之按息之亡蔡之入楚皆哀侯致之

惟干戈者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

不為徹桑土繆牖戶之謀而以興兵以悅婦人楚

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賁與兵以悅婦人楚

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冬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城鄆衛地今濮州鄆

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謂

齊始霸指諸侯始定而後言然魯未信服自後宋人

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

未一也心猶夏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復如齊者八年矣

之會魯莊不與此行始出文姜播惡齊襄之世桓

好以定霸業而不絕之義也

公欲圖霸業則絕之義也

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

法乎此春秋特書所以不道也

者而春秋特書所以不道也

卿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庸公羊作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霸體未

全正師知此後為宋而興亦猶伐宋也鄭人侵宋伐鄭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序宋

齊上與伐鄭則諸侯之心未一也秋荆伐鄭按傳

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秋荆伐鄭按傳

蓋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冬十有二月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宋公羊會上河南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二傳○幽

秋以來常列衛二國今居一者杜氏謂齊桓始霸楚

也因而進之遂班於衛上劉氏曰同盟者何殷宗秋見

於觀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

以尊天而盟桓非受命之伯也愚按齊桓欲霸諸侯至

是威行不信至者寡矣古者為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

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侯以諸侯既授其考

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此以諸侯既授其考

王命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似自此欲

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命似自此欲

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各繫其於葵丘之會亦曰諸桓

公未嘗有敵血之盟而夫子所謂桓公與九合諸侯

不以兵事此其衣裳大會之始也魯莊公與盟已而

邾子克卒諸侯儀故曰名子於者是始列於諸侯也劉氏

曰未成國也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

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大夫羊叔瞻也

稱人弱以執伯討賤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

于遂遂氏饗齊作職而殺之遂因氏領焉今婁氏須遂

滅遂置戍今乃見職於亡國之遺民蓋絕社稷

以及其君慮其民之職思舊主而兵力強制之

知彼心不服吾之稍息必有出於滅遂料之外者

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於滅遂不止於殺

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死復言讎之人志而齊桓公特

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此死復言讎之人志而齊桓公特

不自殲其喪也秋鄭詹自齊逃來三執時不國大夫服踰歷

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囚亡逸齊之臯也奉命以夫

無大夫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臯也幽之盟守信

不篤為通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臯也幽之盟守信

嚴於此可見矣冬多麋麋鹿之先儒皆以害稼而

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異也

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朔也

戎于濟西秦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

也胡氏曰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蠶病或名短狐能含沙以射水濱有人影中之輒

也山陰陸氏曰盛陰物也麋亦陰物也

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

長矣惡氣之應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

已矣是說蓋麋者迷也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

成於閨門之內遺毒餘患至於人哀顯矣再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程子曰陳人之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愚按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國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與我致討而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為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如臧孫程子為得之齊夫以為臧孫陳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孫辰子為得之齊夫人姜氏如莒行為君之母非父母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三將國書齊之所取與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人將師少鄙邊邑擁衆於邊鄙問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卑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詳書文姜比年變風相應此時一國之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著其夏齊大災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凡弔人行與夏齊大災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秋七月○冬齊人伐我而救其乏秋七月○冬齊人伐我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其後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禮儀之在位所篡竊國之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竊國之不能君也故論者以志亂臣賊子得於終其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之肆也亂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以文姜之行而惡寵榮終

公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按昔公羊作者○愚

而終入于刑者刑者緩之曰昔過也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

於終不刺之殺刑戮之分所加刑故無所謂小之意也周官

志中弱此堯舜三代之法謂詳矣然後所謂不識也周官

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於及姑

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人舉過失而盡刑於及姑

災肆赦之而例不察其實故謂之肆大眚以譏其

失小德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人擅殺固不得為無辜然禦寇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一

國之儲貳而衆人得譏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一

失其道者矣故劉氏得譏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一

殺者之臯也夏五月文下脫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

盟于防公羊傳高偃者貴大夫也公諱與大夫盟也

此與及向成盟于劉其敵大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

結盟不當比顧稱廟不共戴天為惡之與齊為冬公如

齊納幣按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納幣五年事之制於親文姜過期而終不娶今莊公未畢而

其禮其為不孝之父卑不待賤絕親而行而躬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原告於書巡狩而歸格于

藝祖用特無愧之意今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
幽明而無幣以不告廟謂有也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此正其外而聘魯不言
顯祭叔來聘使祭叔梁氏曰不臣朝祭叔來聘而與使
也胡氏曰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與使
使人臣之義也君而明此計黨不容下禍息矣臣夏公如
而明此不為私之計黨不容下禍息矣臣夏公如
齊觀社里社者為古社人地之名古制惟為社事單出
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二此四年齊社左
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美觀襄二此四年齊社左
氏外傳載曹劇曰非故齊棄大典公之法觀於社君為
是舉而往觀之非故齊棄大典公之法觀於社君為
受命焉諸侯祀也君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間諸
侯之相會祀也君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間諸
子曰昏議尚疑此亦足以觀社再往請議魯以圖霸而
蓋齊難之議尚疑此亦足以觀社再往請議魯以圖霸而

親之道不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加楚自四五年来先
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未備者中庸曰於此書其來聘
而不至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於此書其來聘
善聘非有德以此懷柔遠人之道也至此書其來聘
楚聘非有德以此懷柔遠人之道也至此書其來聘
以待國之多變詐如班虎得漢宣戒邊吏之衝應對入
奴大國之變詐如班虎得漢宣戒邊吏之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書節矣公及齊侯遇于
來聘亦可見所欺觀春秋書節矣公及齊侯遇于
穀為婚之約而齊難與之也書此所以為婚姻則當絕之
而齊桓之待蕭叔朝公曰蕭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
人非以義也待蕭叔朝公曰蕭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
蕭之來魯也秋丹桓宮楹穀梁傳禮天子諸侯相見
受皆非禮也秋丹桓宮楹穀梁傳禮天子諸侯相見
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
會齊侯盟于扈結扈鄭地至此又盟也

謂是郭亡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
能去所以老曰郭君善善不能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天子之命大夫

也陳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一惠公也在位三十

葬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陽微之徵

事關天變以自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不

間一失其正咎必隨應古古人所應天以實不

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先務至如不

禮鼓人必大僕所載禮文之末耳一時曹變禮文

免克陽之廢必正其本而後理其末也今莊公

使卿志失不禮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

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按比年

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之厥事

漸則後日之外禍猶可及止鼓以別使陰之

減膳避寢之禮皆從及止鼓以別使陰之

意實政也既而無實尚非修德有正天之

以牲牲飲不能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

亦錯矣此魯冬公友如陳女叔之聘也弟報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西之恥報怨也○莊公治家

國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夏公

治乎故書以見忽蕭墻而修怨為不知益於內夏公

至自伐戎而勞師事之外踰時曹殺其大夫曹伯赤

夫不其厲殺原繁於赤瑕與君之卿佐是謂附股而

之若鉞自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諸侯雖

惟鯨而巳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諸侯雖

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臯極惡不得擅加刀
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所甚謹雖霸者申禁猶
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芥無臯之而殺則以感其忠
之心於無窮苟視猶土芥無臯之而殺則以感其忠
有所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下相
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秋會宋人齊人
伐徐按公穀作公會左氏曰亦當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嬴姓國近齊魯今徐州彭城境也徐已服楚故齊
率諸侯伐之宋序齊上蓋齊桓使之主兵無失霸
體矣故劉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氏非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濟薛氏曰洮溝在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禮以申霸令

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借秋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字公仲陳大夫如陳葬原仲字禮臣既沒不名故稱
使則文之行莊公使非私行也故劉氏曰向以
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行君行使乎大夫內
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
也參冬杞伯姬來其往來之數非於已矣則歸寧之義
譏之以厚男也莒慶來逆叔姬女卿自為也叔姬字公
女於大夫不當書特書莒慶來逆諸侯嫁女於大夫
夫尊卑不敵當使大夫主莒慶來逆諸侯嫁女於大夫
禮而任情春秋杞伯來朝書杞為三恪桓之自篇力微
所謹書以譏之杞伯來朝書杞為三恪桓之自篇力微
故降爵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審也
交而後加兵於人所衛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前年同盟衛不服至衛乃以齊來伐之

曰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春秋

著衛不服擊之然終不能敵齊節制之日加於伐之上公

羊所謂至深阜之也齊稱人將軍師少夏四月丁

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羊公

宋人下有邾人○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

鄭入于桔扶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

發楚言而出時楚文王曰卒鄭成人馬諸侯救鄭師夜

遁愚按是時楚文王曰卒鄭成人馬諸侯救鄭師夜

而伐鄭師出無名時桓鄭人攘楚之間計未定楚政入雖

諸侯之救師而遂適時桓鄭人攘楚之間計未定楚政入雖

亂然自若教而授政至于武子文兵復修尚在其後二年

之師雖舉之舉而楚之終不亦非此服之比故冬築郟公郟

僅能使之舉而楚之終不亦非此服之比故冬築郟公郟

穀作微○節魯下邑築者則創始造邑也冬雖用民

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未則築郟之不時可知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水旱穀而梁作臣○不言

天時人事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

庶草繁廡則大無麥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

矣然古人之初不敢必於天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

蓄以待之常以三於天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

有九年之蓄恃吾之粒而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

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而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

鄰國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

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詞譏君臣

政事不以修為國變也苟

且非所以修為國變也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廢之也穀梁傳有新有故而修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勤於食則百事廢

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矣冬築微春新延廢節用其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為已時為道千

東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見莊公夏節人

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侵許許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與齊桓之會

秋有蜚粵公所生非中國也何氏曰惡臭之蟲南冬十

有二月紀叔姬卒曰紀二年歸于鄆至此乃卒杜氏

繫之也紀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諸城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輔氏無師字任

鉅平不見於經當從趙氏曰魯師成魯地譜今泰山

待命聞鄭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秋七月齊人降

鄆北有鄆城即今鄆州也杜氏曰東平無蓋縣東

薄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

也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禮也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禮也冬公及齊侯遇于魯

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濟在魯為魯

軍旅之事所謂定齊人伐山戎公羊傳齊人伐山

其交而後求者與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

孔子何貶曷為不貶子司馬文子曰蓋以來之為已感矣

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末正臯而勤兵于

遠為燕關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

人齊侯以強本治內柔遠中國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禮也諸天子有靈臺

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曰而無益於民者

譏爾譏厲民也去國夏四月薛伯卒薛始稱伯也

而築臺是樂而已矣薛魯地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凡諸侯有

築臺于薛薛魯地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

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侯伐山戎得捷躬來夸

示以威我而聖人書削之旨則齊桓恃功而愚按獻者

魯不常輕受矣秋築臺于秦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

之阜皆見矣杜氏曰秦亭按寰宇記范縣西北

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

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

謹而志之也愚按莊公一歲三築臺政所謂及是

時般樂急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

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冬不雨明年春城小

至奕世而不能定可鑒哉冬不雨明年春城小

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

然獨西戌亥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阜西魯地泰山孫氏曰曲

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永嘉

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糞盛

相繼而起大水者三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

後心日而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後有築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

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鄭故請會于諸

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秋七

月癸巳公子牙卒杜氏曰初公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

從之闕而叔牙對曰慶父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

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之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于公曰卿者使牙曰慶父之材成季使以命

魯國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飲此則有命於

不國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過也羊傳曷為

莊公獄緣召季子之心而謂我曰諱魯一季生一及過君已柰何

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
敢俄而牙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
爾辭曷為與然何善爾者同君得親無將而臣之義也然則
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者同君得親無將而臣之義也然則
則曷為不直誅而醜道之行誅乎兄隱而臣之義也然則
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醜道之行誅乎兄隱而臣之義也然則
則曷為不直誅而醜道之行誅乎兄隱而臣之義也然則
牙黨慶父而師萌刑弑于隱之心故季子正其慮兄弟有死
討而誅之權以親中義謂季子雖惡唐陸氏所命
思義俱立權而得親中義謂季子雖惡唐陸氏所命
補於後日本子般已成禍是時不誅叔牙則姜以無
胎養亂本至此已成禍是時不誅叔牙則姜以無
措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幾慶父成敗
之決春秋所取原其過心惡而救亂能先事八月癸亥公薨
而誅之書所以原其過心惡而救亂能先事八月癸亥公薨
于路寢不書月書日謹正寢也穀梁傳寢疾居正寢
正也男子以齊終絕也于婦冬十月巳未子般卒穀未乙公
人

未○子般卒莊公見上註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
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存稱上註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
子踰年稱廟公則子般卒何君子存稱上註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
有子踰年稱廟公則子般卒何君子存稱上註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
傳初季講于梁氏女公公曰不觀之圍人榮自牆外與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公曰不觀之圍人榮自牆外與
有月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賊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十月巳未共仲使子般圍人榮自牆外與
陳立君道不愚按子般圍人榮自牆外與
社稷君道不愚按子般圍人榮自牆外與
道使圍人是致冢嗣戲之公足其以自定內失言非不
知榮之可誅又欲以戲之公足其以自定內失言非不
能殺卒之胎身後之患易曰閑之權委其子般之失言非不
其國者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欲治不
身免篡弑之禍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公
來三十年其間為風教之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公
此所以阜其為風教之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公
慶父如齊公慶父昏庸晚樂即位不血國事致慶父肆行
慶父如齊公慶父昏庸晚樂即位不血國事致慶父肆行

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
雖弑子般而尚心未盡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於
見魯俗秉禮人之心未盡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於
且親豈以為自託父之計齊桓之方伯自任與魯為鄰
歸以遺魯後禍即此見其無討賊容其來使使之復鄰
魯使之私心春秋書慶父見齊無討賊容其來使使之復鄰
惡使得出入自如而齊狄伐邢公杜氏曰邢姬姓周
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齊狄伐邢公杜氏曰邢姬姓周
襄國縣今邢州龍岡縣之狄伐邢公杜氏曰邢姬姓周
然自伐邢而滅衛三縣之狄伐邢公杜氏曰邢姬姓周
強其也

閔公云名啓方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胡公命也○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

苟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而此為齊桓之責也桓公

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國以致閔

齊人救邢夏仲蓋救諸夏攘與之論語以始興救邢左衽之

故於此簡書齊人請救邢以與之論語以始興救邢左衽之

功歸於此仲蓋救諸夏攘與之論語以始興救邢左衽之

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國亂子弑嗣君幼弱不得葬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月乃葬子弑謂危不洛姑齊地○請復季友也是時

落姑閔公幼弱哀姜慶父為亂國人思得季子以

靖難大臣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來

卒致季子之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來

歸萌子般之亂力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

人為國之輕重而情也魯冬齊仲孫來

人為國之輕重而情也魯冬齊仲孫來

國也仲孫齊智謀之士故歸告齊侯言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公問魯之國將亡則曰不可猶秉周禮周
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君必務寧魯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奔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而後親
之劉氏曰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計有臯扶微國
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虛實致慶父極惡魯君再
弑此由桓公使臣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常
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臧之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
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田恒豈嘗告其君齊人尚
強待其自斃哉愚嘗論之仲孫之臯固如劉氏之尚
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於亂俗
可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足以維持其國於亂俗
壞之不可奪之謂也當時周秉秉秉秉秉秉秉秉
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時周秉秉秉秉秉秉秉秉秉
者獨哀姜慶父之數人耳而在朝之多所以有見於
之典禮而不從弑父尚得輔以君自存於極亂之時
而誅善慶父立僖公尚能輔以君自存於極亂之時
之智善於現國而不名謂猶有以連行於極亂之時
秋所以傾險乘譽者之謂誅也
異於傾險乘譽者之謂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力施於其國於如此中非有與減絕之也強夏五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上可於况魯之廟不

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况魯之廟不

月而禘又兩月而禘未三年以吉祭易禘祭今莊公

而禮之吉禮盛樂用於於神生忘哀樂上反易人何

又非他日潛禮之出於哀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

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秋八月辛丑

公薨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使卜臯諱之也

不地隱之變忍言也例於臯公之書地者而此不

書則隱諱變忍言也例於臯公之書地者而此不

人之可也凡國之惡豈可祖同於他國而不忍諱乎然諱

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經
兩存禮法垂訓萬世故存不徒隱諱而已不書地以
變常比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後人因例再啓疑考
始末以知諱之而實終不齊家致後嗣再啓疑考
滅亡雖欲諱之而其而實終不齊家致後嗣再啓疑考
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實終不齊家致後嗣再啓疑考
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言
其說必有善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言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聞言哀姜之弑經書其奔與
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公子慶父出
義充重故哀姜於魯歸賤姓而已也
奔莒傳成季以僖公適邾歸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謀弑而往共仲曰奚斯不遂此魯國縊按慶父與
季友適邾邾之使魯國無人之安能逐姜氏慶父
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無人之安能逐姜氏慶父
兩殺其君討乃以復輕重之莒別許其非邦憲之失
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莒別許其非邦憲之失

此所以不書國賊之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傳高子
討而閔不書葬與之
何喜爾正我甲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
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魯曰自魯桓公使高子
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門使高
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高子者齊
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者然春秋予高子盟也愚
按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予高子盟也愚
恤魯奉使而可知十有二月入衛公好之鶴失人特
權是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
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
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康叔之後至然離散國隨以
亡公非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然離散國隨以
桓公非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然離散國隨以
以公書入也衛文公而為之建國此無唯類矣
命欲為方伯也衛文公而為之建國此無唯類矣
家而淫亂之禍不節棄其師次於河上克而使齊
寡則滅可歸不戒哉節棄其師次於河上克而使齊
召與守邦而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
周與守邦而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

之欲遠以君守之
以君守之之人以
人而舉君與一國
之哀付之蓋一體
也今以
生舉之以心關其
心當時如楚如狄
方有伎焉思啓
封疆之不以一且
乘罇擣虛則節必
束手就亡矣春
秋書法因物賦形
或書人臣之奔或
書師旅之潰
此皆不以是書而
蔽臯乃如此可一
識輕重之權
衡矣以此類推之
後世謀國如不
救皆得臯於
軍之旅陷於重圍
之中置而不救
者胡氏曰惡高克
者文公而特書節
者蓋

春秋卷第三



